



我家的第一台电视机

□范玉康

1986年“惊蛰”那天，柔柔春风为大地送来了绵绵细雨。我家从县城五交化公司门市部购买了一台“春笋牌”14英寸黑白电视机，老幼皆喜。

“玉康家买电视了”“咱们终于能就近看电视了”之类的话，一时间在街巷内议论起来。于是，我家从当天傍晚起就成了大家观看电视节目的场所，这样的欢乐氛围持续了很长时间。

其间发生的一些事，让我经常回味。

列出节目单，满足大家看。我妈爱看新闻、戏剧类节目，我家院前表哥爱看人文、历史类节目，我家房后表姑爱看电视剧，我家院东侧大娘爱看小品相声类节目……为此，我都针对性地列出节目预告单和演出时间表，识字的人手一份，不识字反复提醒，帮助大家记牢。一台电视机就这样成了邻里之间联系沟通的桥梁。

排除“雪花点”，天线是关键。当年，大家观看电视节目，全靠电视机用户室内外的天

线接收。如遇刮风降雨天气，天线锁定的方向出现偏差，电视机屏幕就会出现“雪花点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只要在家，都会竭尽全力调整天线方向。有一次，我正控制天线方向，顶端天线架上的一节铝丝被大风吹落下来，还砸伤了我的头。

选址庙岭山，竖起转播塔。次年，我们县里在庙岭山顶建站竖塔，电视机接收到庙岭山转播塔上的信号后，屏幕清晰度好得难以形容，从此室外天线“下岗”了。

维修有保障，同学勤帮忙。当初购买电视机时，就是我的高中同学郝效文推荐并帮忙挑选的。他在县里的五交化公司上班，是维修电视机的行家里手。只要电视机出现故障，我就找他“把脉问药”。他三下五除二，就能将电视机修好。

1997年秋季的一天，我家的电视机更换成了“长虹牌”21英寸彩色版。后来，家里的电视机又更换了几次，尽管一次比一次先进，但我家的第一台电视机永远不会被我忘记。

我的母亲李在兰，出生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时期，自幼丧父。作为家中长女，母亲早早就学会了纺花、织布、缝衣、纳鞋底等家务活，我们兄弟姐妹的衣服、鞋子都是母亲亲手制作的。

母亲与父亲结婚后，育有四儿两女。父亲整日忙于田间地头，母亲承担起照顾我们的重任，还记得我年幼时，每年母亲纳的鞋底摆起来有一尺多高。

母亲十六岁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随后成为榆次跃进人民公社南茵郊生产大队妇联主任。她和公社“七姐妹八英雄”（即七个女骨干和八个男壮劳力），以及几百人的团队一起，在完成自己公社“深翻土地三尺深”的任务后，浩浩荡荡、轰轰烈烈支援使赵人民公社等搞农田建设，当时被评为山西省劳动模范。

她平凡的一生，见证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大地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在粮油统购统销年代，母亲和父亲积极

带头多打粮、多交粮、交好粮，确保圆满完成任务。

后来，随着“三农”政策的不断完善，和母亲、父

亲一样的

广大农民

获得了实

实在在的利益。

2021年，恰逢党的百年华诞，有关部门工作人员上门给我的父母

颁发了“光荣在党50

年”纪念章。如今，

母亲儿孙满堂，在

父亲的悉心陪

伴和儿女的精

心照料下，生

活惬意幸福。

母亲

□成秋亮



关注健康 预防甲流

勤洗手

常通风

吃熟食

喝开水

晒衣被

不扎堆

